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o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阿根廷史

乔纳森·C.布朗 著 左晓园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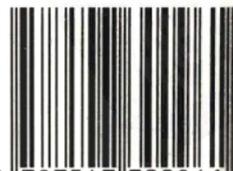
## A Brief History of Argentina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A Brief History of Argentina

ISBN 978-7-5473-0096-1



9 787547 300961 >

定价: 35.00 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 阿根廷史

乔纳森·C.布朗 著 左晓园 译

A Brief History  
of Argentina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 2009 - 462 号

A Brief History of Argentina by Jonathan C. Brown  
Copyright © 2003 by Facts On File,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根廷史 / (美) 布朗(Brown, J. C.) 著; 左晓园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1  
(世界历史文库)  
书名原文: A Brief History of Argentina  
ISBN 978 - 7 - 5473 - 0096 - 1  
I. 阿… II. ①布…②左… III. 阿根廷-历史 IV. K7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658 号

责任编辑: 王卫东  
责任印制: 尚小平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 200336  
电 话: 021 - 62417400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00 千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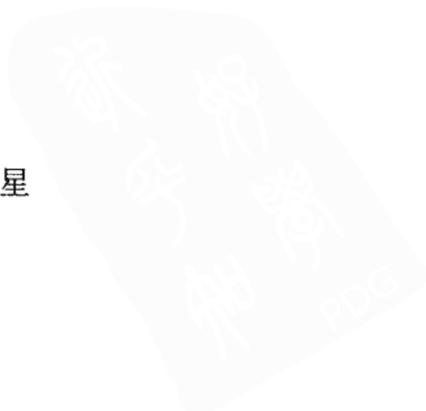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 致 谢

研究阿根廷历史的英语和西班牙语文献非常丰富,我从中获益匪浅。阿根廷人形成了拉丁美洲最生动、专业的历史传统,并且有一种天赋,能够清晰地、充满智慧地认识自我。他们在阿根廷和国外许多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或研究机构从事自己的研究。此外,阿根廷历史学界一直欢迎外国学者利用其图书馆,阅读阿根廷档案资料,因此有关阿根廷的英语文献比任何一个拉美国家都丰富。

vii

除此之外,我现在的和以前的学生帮助我——实际上,促使我一直站在最新研究成果之上。他们自身已完成了5篇博士论文和15个硕士研究项目,丰富了我对阿根廷这个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将会从本书中发现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汲取的养分。我特别感谢胡安·萨普利(Juan Supplee)、希尔·拉米雷斯(Gil Ramirez)、里卡多·萨尔瓦多(Ricardo Salvatore)、鲁克萨纳·卡马巴尔(Rukhsana Qamber)和巴尔瓦拉·甘森(Barbara Ganson)的博士研究。同时我要感谢凯尔文·凯利(Kelvin Kelly)、巴尔瓦拉·伯克泽克(Barbara Boczek)、约翰·罗奇福德(John Rochford)、安德烈亚·斯皮尔斯(Andrea Spears)、利萨·考克斯(Lisa Cox)、巴尔瓦拉·皮尔斯(Barbara Pierce)、阿尔弗雷多·波恩内兹(Alfredo Poenitz)、萧耀松(Yao-Sung Hsiao)、马修·法第斯(Matthew Faddis)、韦恩·芒努森(Wayne Magnusson)、赫尔斯·戈麦

斯(Jesús Gómez)、格雷格·哈蒙德(Greg Hammond)和拜伦·克赖茨(Byron Crites)的出色的硕士论文。我受惠于玛利亚·塞利娜·图奥索(Maria Celina Tuozzo)对阿根廷劳工史敏锐的洞察力。迈克尔·斯诺德格拉斯(Michael Snodgrass)慷慨地允许我引用他的出色分析,特别是关于胡安·庇隆(Juan Perón)与其工人阶级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出现在第八章。塞利娜和迈克尔都为《拉美工人的控制能力, 1930 - 1979》(*Workers' Control in Latin America, 1930 - 197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一书贡献了文章。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受益于阿根廷及美洲“埃米里亚·拉维格纳尼博士”历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Historia Argentina y Americana “Dr. Emilio Ravignani”)的丹尼尔·V. 桑蒂利(Daniel V. Santilli)的专业帮助。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个不同渠道找到许多插图,给本书增色不少。在2001年10月的危机中,我与托尔夸托·迪·特利亚(Torcuato Di Tella)、里卡多·萨尔瓦多雷(Ricardo Salvatore)和夸特罗·托尔森(Cuatro Tolson)频繁交流,使我能够跟踪事态的发展。我也受益于路透社发自阿根廷的新闻,这是以前的一个学生布莱恩·温特(Brian Winter)采写的。此外,希尔·拉米雷斯几年来一直把他的笑话和洞见与我分享,拜伦·克赖茨贡献了极其重要的劳工文件,马科斯·托纳图·阿吉拉·M. (Marcos Tonatuh Aguila M.)提供了关于2001年10月政治危机的电子邮件新闻。

viii 多年来,我一直幸运地得到利诺雷·布朗(Lynore Brown)的建议和忠告,她是我的内部编辑和灵感来源。我还必须感谢本书的编辑E. 珀塞尔(Ed Purcell)。他先是说服我写这本简史,然后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引导,他在通读这部手稿时,改正了我偶尔出现的用词不当。除非特别指明,本书中出现的翻译均出自本人之手。以上提到的所有人都有助于本书趋于完善,本书的不足之处不能归咎于他们,当由本人负责。

## 序言：阿根廷之谜

拉美人常常讲一个关于阿根廷人的笑话：“你想知道怎样一夜暴富吗？”“这很简单。只要按实际价值买一个阿根廷人，再按他自己认为值多少钱的价格卖出去。”

ix

这个在阿根廷人内部也再三讲起的笑话似乎概括了“阿根廷之谜”的一个方面。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20世纪20年代，与法国相比，阿根廷在经济和个人福利方面都处于优势。在伦敦和巴黎，阿根廷地主阶层的孩子被看作是20世纪初最早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富人。而现在，阿根廷人自认为他们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欧洲移民的曾孙们也竭力回到他们曾祖父母的故乡。阿根廷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比如经济停滞、长期失业、政治暴力和尖锐的阶级冲突，等等。这些问题和国家的未来前景存在巨大差距，阿根廷人自己对此深感失望。这就是“阿根廷之谜”。

阿根廷怎么了？在拉丁美洲，阿根廷人跻身教育程度最高、技能最为娴熟的群体之列，他们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便在穷人和工人阶层中也很少文盲，中产阶级数量历来众多且对政治参与感兴趣。温暖潮湿的潘帕斯平原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平原地区之一，有些地方的表层土深达50英尺。潘帕斯平原为牛羊提供丰沛的牧草，出产大量的小麦、玉米和高粱。内陆各省有几百个世界上一流的葡萄园、果园、甘蔗

x 种植园,也有木材加工业,还种植一种著名的巴拉圭茶叶,阿根廷人喜爱用它泡制马黛茶。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的冶金业和汽车制造业发展迅速;第三大城市圣菲控制着生机勃勃的河流航运业,它把大西洋贸易和阿根廷七个省、巴拉圭及巴西南部一些地区联系起来。阿根廷与多个邻国合作进行巴拉那河谷(the Paraná River basin)多条河流的水电开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伊瓜苏瀑布(Iguazú,在巴西称为Iguacu)附近的开发。南部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n)地区吸引了无数旅游者,他们沉迷于安第斯湖的自然美景、丘布特(Chubut)海岸的鲸和海象、乌斯怀亚(Ushuaia)的冰川以及巴里罗切(Bariloche)的滑雪场。沃尔特·迪斯尼的电影《小鹿班比》从巴塔哥尼亚的山林中获得灵感,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世界著名的纳韦尔瓦皮(Nahuel Huapi)宾馆高尔夫球场流连忘返。

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依然是美洲最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舒适的林荫大道贯穿优雅的市中心购物区,两边矗立着气势宏伟的公共建筑,如玫瑰宫(阿根廷国民宫)、现代希腊风格的国会大厦以及科伦大剧院的歌剧大厅。北街区是阿根廷最高档的居住区,该区的一些民宅可与巴黎圣日尔曼大街和伦敦骑士桥区的豪宅相媲美。

阿根廷的政治影响一直超越国界,这一点在随后的章节中可以读到。阿根廷民族精神中流淌的独立和个人主义天性,大约可以追溯到土著人与西班牙殖民者争夺潘帕斯平原的控制权上。殖民时代后期,阿根廷的财富和实力声名鹊起,那时几乎整个殖民地都参与了白银和皮革出口贸易。阿根廷成为第一个摆脱西班牙帝国殖民束缚的拉美国家,并且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邻国。19世纪,在推动农产品出口、技术现代化和欧洲移民过程中,阿根廷经济繁荣起来(有些历史学家声称,20世纪伊始来到阿根廷的第一批意大利移民挣的钱比在美国挣的多)。拉美人一直从阿根廷人身上寻求精神鼓舞和政治偶像,如解放者何塞·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olito Irigoyen)和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尽管充满争议,埃薇塔·庇隆(Evita Perón)和切·格瓦拉继续激发人们的灵感。阿

根廷也可以拥有美洲第一位女性国家首脑为荣。

除了阿根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城市、政治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到阿根廷公民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数以千计的阿根廷歌手和舞者培育和发展的探戈这一阿根廷独特的音乐体裁。20世纪30年代，歌手与演员卡洛斯·加尔德尔(Carlos Gardel)把阿根廷探戈传播到欧洲和其他地区。阿根廷人赢得了5项诺贝尔奖，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拉美国家。1917年贝尔纳多·奥赛(Bernardo Houssay)获得诺贝尔医学奖，1984年塞萨尔·米尔斯坦(César Milstein)获得同一奖项。1970年，路易斯·费德里科·勒卢瓦尔(Luis Federico Leloir)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36年，在成功调停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并签署和约，从而结束了血腥的查科战争后，外长卡洛斯·萨维德拉(Carlos Saavedra)赢得了阿根廷的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维尔(Adolfo Pérez Esquivel)因其为人权所做出的努力也获得了这一奖项。在文学方面，阿根廷拥有一位世界上最神秘的文学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没有几部叙事诗能够与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所做的《高乔人马丁·菲耶罗》(*El gaucho Martín Fierro*)相媲美；没有几本浪漫小说能与里卡多·圭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的小说《堂塞贡多·松勃拉》(*Don Segundo Sombra*)相提并论。阿根廷的大学依旧培养出著名的科学家、医生、经济学家、工程师、建筑师和社会科学家。许多人在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和墨西哥执教及执业。

阿根廷在体育方面也不落后。吉列尔莫·维拉斯(Guillermo Vilas)和加夫列拉·萨巴蒂尼(Gabriela Sabatini)在职业网球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两人都赢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冠军。阿根廷的足球实力世界闻名。从1978年起，阿根廷国家队获得过两次世界杯冠军，仅次于巴西队和意大利队<sup>①</sup>。迭戈·马拉多纳因其灵感发挥和诀窍进球被球迷称为“魔术师”，正如在赢得1986年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足球

<sup>①</sup> 原文如此。——译者注

赛上那记“上帝之手”的进球。尽管不那么知名,阿根廷马球运动员主导着世界马球职业巡回赛,无疑这种马术传统源自著名的潘帕斯草原上的高乔人。世界排名前12位的马球运动员中,有10名在阿根廷出生、成长,阿根廷马场也出产世界上最好的纯种马术小马。每年11月,当国内最好的两个队在巴勒莫(Palermo)公园举行阿根廷杯马术决赛对抗时,每个队的四名队员中大多有令人羡慕的、鲜见的10分让球。这8名球员全部是阿根廷本土出生的。许多人认为勇敢的阿道夫·坎比亚索(Adolfo Cambiaso)是马球“魔术师”。



位于最前面的,正在进行左边击球的阿根廷人阿道夫·坎比亚索是世界上顶尖的马球运动员。这张照片摄于2001年阿根廷公开赛。(Alex Photo)

xii 尽管拥有这些成就,阿根廷人仍然对自己感到失望——20%的失业率、摇摇欲坠的中产阶级、一心想着如何掠夺财富而非如何管理国家的领导人。阿根廷人知道,他们的国家能够做得更好。本书随后将探究阿根廷这个国家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本书直接引用阿根廷最伟大的政治家、作家以及街头普通民众的评价。本书也将为阿根廷之谜提出一个答案——尽管不是一个治疗方案,这样的方案应该留给阿根廷人自己解决。

“阿根廷出了什么问题?”答案在于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一致。阿根廷社会充满了偏见,阶级结构僵化。在许多方面,这个南美国家从来没有克服种族主义、社会歧视和政治傲慢这些殖民遗产。19世纪国家

独立后,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继续使用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分配财富。在 20 世纪之初,经济增长和欧洲移民改变了这个国家,然而其政治文化、社会习俗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移民对传统的阿根廷文化的吸收远远超过了对新的文化的培育。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伊里戈延和庇隆的民主改革把社会公正引入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他们未能成功地反对经常由军方支持的暴力反抗的改革建立坚实的制度基础。因此,歧视和特权的老问题反复出现在以后的每一个经济增长时期。其结果是 20 世纪 70 年代左派游击队的暴力挑战,随后是军政府发动的更加暴力的“肮脏战争”(Dirty War)。1983 年民主选举回归没有给阿根廷人带来宽慰。最近当选的三位总统都是在全国人民的欣喜中走马上任,却在极大的失望中结束任期,其中两位总统未能完成任期。

在这方面,阿根廷宪法的设计师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 Alberdi)对其国人的观察似乎永不过时。“自由在他们心中”,他说,“但是旧的桎梏仍在他们的习惯中延续,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不团结。”(Alberdi 1877, 46 - 47)

致谢 / 1

序言：阿根廷之谜/1

---

第一章 古代阿根廷与欧洲人的相遇/ 1

第二章 殖民时期的拉普拉塔河地区/ 26

第三章 帝国改革与拉普拉塔河冲突/ 50

第四章 殖民秩序的危机与革命/ 76

第五章 土地扩张与建国(1820 - 1880)/ 100

第六章 自由主义时代(1880 - 1916)/ 136

第七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1916 - 1930)/ 163

第八章 民众主义的兴起(1930 - 1955)/ 183

第九章 去庇隆化的失败(1955 - 1983)/ 209

第十章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开始/ 240

第十一章 结论：历史的破坏性/ 262

附录 1 阿根廷概况/ 268

附录 2 大事记/ 272

附录 3 参考书目/ 283

附录 4 建议阅读书目/ 300

索引/ 315

### 插图列表

- 阿道夫·坎比亚索 / 4
- 大查科地区的印第安人 / 12
- 查鲁亚人 / 15
- 1536 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 20
- 骡队穿越玻利维亚的山脉 / 27
- 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干活的妇女 / 34
- 门多萨广场 / 35
- 一个印第安人营地 / 48
- 18 世纪晚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 51
- 潘帕斯平原上骑马的印第安武士 / 53
- 印第安首领, 或卡西克 / 56
- 何塞·圣马丁 / 94
- 一个屠宰腌制厂 / 104
- 牧场上给牛打烙印 / 114
- 一面卧室墙上的德罗萨斯将军画像 / 122
- 印第安人袭击牛车队 / 131
- 191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居住区 / 148
- 农村妇女与石臼 / 156
- 乡下的克里奥尔人 / 158
- 20 世纪早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 165
- 阿根廷西部铁路的火车站 / 172
- 人群欢呼 1930 年的军事政变 / 180
- 1930 年 9 月国民大会前的示威者 / 181
- 卡洛斯·加德尔 / 187
- 1945 年 10 月 17 日支持庇隆的示威 / 197

- 1947 年胡安·庇隆在一次集会上讲话 / 200
- 1953 年罢工的铁路工人 / 203
- 亲洛纳尔迪的示威者 / 206
- 1969 年 5 月科尔多瓦市民起义 / 220
- 1973 年 5 月游行中的蒙托内罗斯 / 223
- “进程”委员会成员 / 227
-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贫民区 / 229
- 1983 年五月广场母亲组织 / 233
- 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军队 / 235
- 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阿根廷医务工作者 / 237
- 1987 年涂面人突击队队员 / 245
- 被洗劫过的超市, 1989 年 / 249
- 1989 年 6 月劳尔·阿方辛和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 / 250
- 1997 年萨尔塔的示威者 / 257
- 2001 年 12 月“平底锅之夜” / 259

### 地图列表

- 现代阿根廷 / 2
- 征服前夕南锥体的印第安部族 / 10
- 1790 年拉普拉塔河总督区 / 63

### 表格列表

- 1492 年南锥体地区土著人口数量估计 / 3
- 1615 — 177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估计 / 46
- 1748 年科尔多瓦耶稣会牧场的奴隶和牲畜数量 / 58
- 1812 年门多萨人口的种族构成 / 65

- 1777 — 1809 年殖民地时期阿根廷的人口增长 / 72
- 1849 — 1851 年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船只的目的地 / 105
- 1854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农村人口 / 113
- 1880 — 1914 年阿根廷经济增长指标 / 140
- 1880 — 1914 年阿根廷铁路货物和旅客运载量 / 142
- 1880 — 1915 年阿根廷主要粮食出口 / 143
- 1914 年居住在阿根廷的外国人的国籍 / 147
- 1914 — 1936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人口 / 149
- 1922 — 1930 年阿根廷石油消费、生产及进口 / 178
- 1900 — 1955 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及制造业的增长 / 189
- 1922 — 1940 年阿根廷石油工业的增长 / 190
- 1980 — 2001 年阿根廷的价格通货膨胀 /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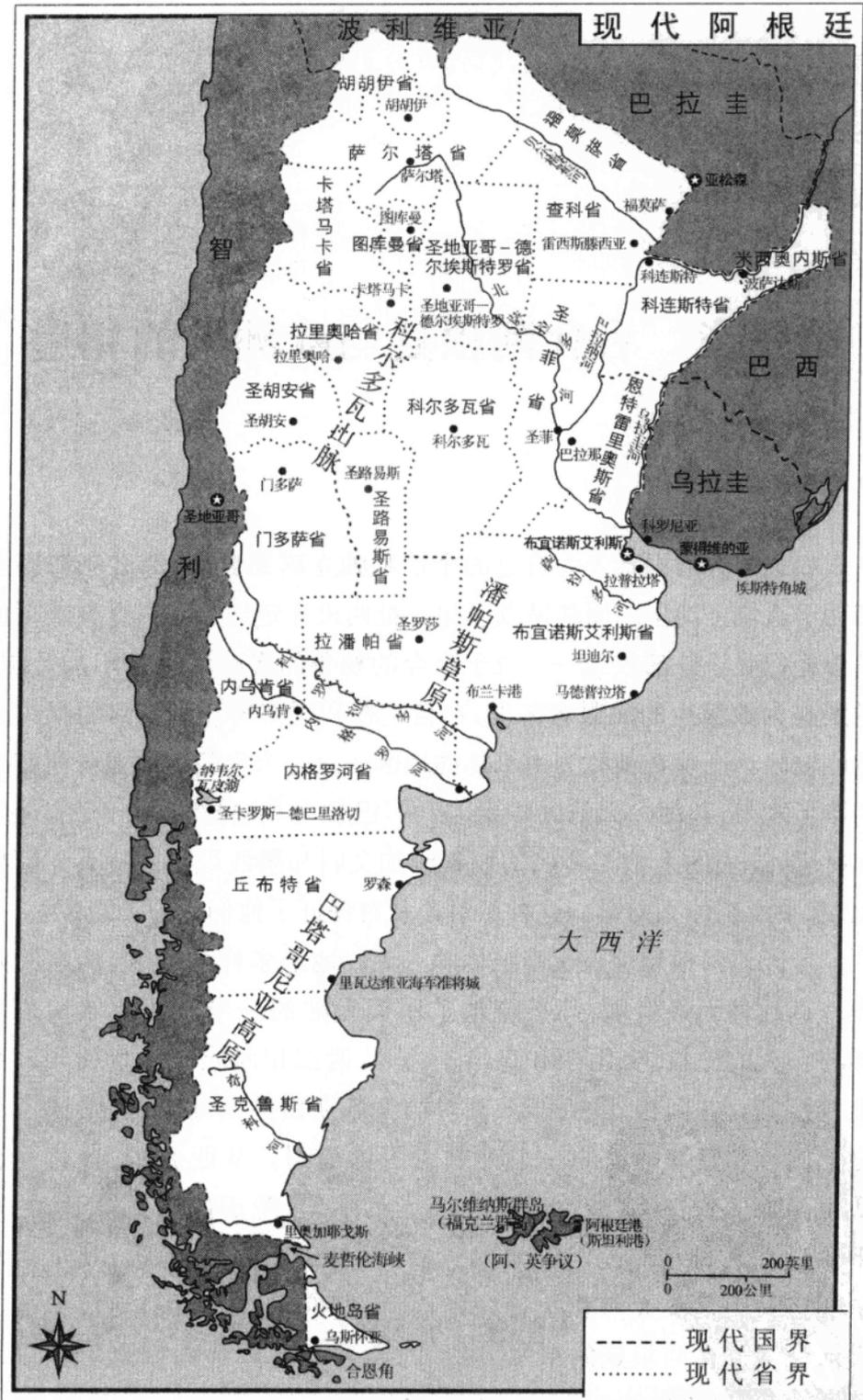
#### 图表列表

- 1770 — 1808 年王室国库每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税收收入 / 67
- 1880 — 1930 年迁入阿根廷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移民 / 147
- 1945 — 1984 年物价膨胀 / 214
- 1956 — 198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大与收缩 / 217
- 1981 — 2001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大与收缩 / 254
- 1977 — 2001 年外债总额 / 256

## 第一章 古代阿根廷与欧洲人的相遇

如果今天阿根廷人为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感到自豪,那么他们应当归功于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以及第一批西班牙定居者。只有少数原住民曾经屈服于外部权威——位于当今的秘鲁的影响深远的印加帝国。对那些为数极少的屈服者来说,在自主权和财富转让上受到的损失当然比较轻。在现在被称为南锥体的地区——一个尖朝下到南美洲南端的锥形地带,包括今天的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在前哥伦布时期,这里的人们与著名的秘鲁印加文明和墨西哥阿兹特克文明相比,几乎没有什么财富。这种相对的贫穷保证了他们几千年的独立。

今天的阿根廷覆盖了南锥体的一大片地形多样的地区,从南回归线一直延伸到最南端,几乎跨越了南美大陆的一半。其北部和东北部与今天的巴拉圭、巴西和乌拉圭为邻,西部和西北部与智利和玻利维亚接壤。在阿根廷的西部,高耸的安第斯山脉南北延伸,形成了历史上旅行和贸易活动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从西到东,地势逐渐从山脉降低到丘陵,最终呈现出一大片平坦、肥沃的平原,即潘帕斯平原。平原的北部是半干旱的大查科(Gran Chaco)地区,其东部和东北部是由几条大河和拉普拉塔河(the Río de la Plata)河口组成的大河流域。在阿根廷的东部,漫长的大西洋海岸线向南延展到巴塔哥尼亚高原地区。



1492 年南锥体地区土著人口数量估计

地 区	估计人口
阿根廷	900 000
巴拉圭—乌拉圭—南部巴西	1 055 000
智 利	1 000 000
总 计	2 955 000

资料来源：William D. Denevan(1992, xxvii)

今日称为阿根廷的这个地区，其最早的居民或者是不得不靠狩猎和采集补充食物的农耕部落，或者是完全靠狩猎和采集生存的游牧部落。1492 年哥伦布到达加勒比海时，这里的人口可能达到了 100 万。

这些早期居民分散在今天承载了 3 700 万人口的阿根廷土地上。为什么居住在这种富饶并且现在已被证实具有农业潜力的土地上，这些土著人却如此贫穷？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对此感到奇怪，答案是他们缺乏先进的技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的土著居民只使用石器时代的技术。他们凿刻的石头工具和主要农具，木制的挖掘棍，无法割断潘帕斯平原上深深的草根，或者开辟土地种植谷物。他们只是在安第斯高地的松软的河谷地带进行农耕。潘帕斯草原的富饶只是体现在可供狩猎的众多动物和鸟类。古代阿根廷人没有经过冶炼的金属制品、耕畜和车轮。因为这个地区的封闭性，他们没有遭受肆虐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那些疾病，因此也缺乏对这些疾病的免疫力。

这些早期的居民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或部族。许多不同的语言分类和几十种不同的文化和部族，加剧了政治权力的分散。在南锥体的每个地区，一种文化或部族可能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多数不情愿的情况下，它总是不得不与其他不同文化和部族的小群体分享其领地的边缘地带。他们在村社和氏族层面遵守基本的政治和宗教忠诚。这些印第安人只承认自己本地的首领，为争夺领地和资源甚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4 至与有同样文化和语言的其他部族也发生武装冲突。每个男性猎人和农民都是一名战士。每个妇女都服从于部落生存和照料男性战士的刚性需求。有些部落扩大了领地而另一些退居到更贫困的地方,在南美洲的南部形成一幅复杂且不断变化的部族和语言多样性的分布图。

南锥体的土著居民在部落自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将决定第一批西班牙人如何建立起对这块土地的控制权。墨西哥和秘鲁在西班牙人到来几年后都陷落了;与之不同的是,欧洲人花了 300 年殖民时期的多半时间才在阿根廷建立了统治,这是因为,阿根廷不存在一个待征服的帝国,当然也不存在维持大批欧洲人生存的财富。因此,欧洲人不得不对土著居民长期进行小规模征服,在这个地区建立定居点的同时,也建立了欧洲式的商业和农业基地。他们必须费力地逐一击败各个分散的部落,没有发生打败某个氏族部落就能导致其他邻近的氏族部落投降的情况。即便如此,从第一批西班牙人到达后,几个重要的部落仍然继续成功地抵抗了 400 年。

### 阿根廷北部的农耕部落

- 学者们认为,直到太平洋海平面下降,露出了连接亚洲的一个大陆桥即今天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所在地之前,美洲大陆无人居住。大约从五万年前开始,几个不同来源、不同部族背景的亚洲部落先后穿过白令海峡,迁徙到美洲。后来,海平面上升,淹没了大陆桥,使得这些迁徙者完全与那些亚洲、欧洲和非洲所谓的旧大陆隔离,走上一条自行发展自己文化和技术的道路。到公元前 13000 年,这些迁徙的狩猎、采集部落已经到了巴拿马的达连(Darién)丛林,在秘鲁海岸和智利建立了营地。分散的部落穿过安第斯山,慢慢占据了亚马孙谷地,然后从那里向北迁移,定居在加勒比群岛。再往南,迁移的部落稀疏地分散在今天阿根廷的潘帕斯平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简单概述前哥伦布时期南锥体的部族发展状况,可以解释为什么个人主义和独立思想在阿根廷社会根深蒂固。大约公元前 1000 年,即与古埃及法老时期同时代,低地
- 5

墨西哥的中部美洲人(Mesoamericans)<sup>①</sup>从事玉米种植,发展农业。秘鲁海岸的捕鱼部落学会了种植玉米,随后秘鲁安第斯高地的居民改进了几个品种的土豆的种植方法,这些热情的人还培育了美洲唯一已知的家畜——美洲驼和羊驼。这些安第斯人的发展水平有些赶上了居住在智利和阿根廷西北部的部落。同时,今天巴西所在地区土著人的影响已经传播到了今天乌拉圭所在地区,那里的瓜拉尼人(Guaraní)种植木薯作为基本食品。在地势低洼的巴拉那谷地、潘帕斯平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其他土著人仍然保持着狩猎、采集水果和浆果的生活方式。(参见第10页地图)

### 迪亚吉塔人

阿根廷西北部特别是在萨尔塔(Salta)和胡胡伊(Jujuy)地区的印第安人,与秘鲁高地的印加人反映出了共有的安第斯文化。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源于早期考古遗址的证据和最早的西班牙神父及定居者采集的信息。

迪亚吉塔人是农耕部族,他们使用挖掘棍作为主要生产工具,并且种植玉米、大豆和辣椒。在低纬度地区,土豆生长得不好。此外,他们放牧美洲驼和羊驼,作为蛋白质和做衣服用驼毛的来源。像其他高地印第安人一样,迪亚吉塔人住在石块砌就的房子里。他们简朴的栖身之地,建在小溪旁或有小径的田地旁,大小能够容纳家人。他们没有建造像许多前哥伦布时期安第斯印第安人的随处可见的大城市。

阿根廷西北部的早期居民生活在半干旱的土地上,这里主要是适于放牧的高原、适于耕种的河谷和高于雪线的山峰。消融的冰雪是这个地区的灌溉水源。欧洲人后来把这片土地变为放牧牛群、饲养家畜、种植甘蔗和葡萄、开采铜矿之地。土著印第安人编织筐子,用美洲驼毛

---

<sup>①</sup> 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或考古学名词,中部美洲(Mesoamerica,又译“中美洲”、“美索亚美利加”或“美索美洲”)是指包括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伯利兹这些现代国家在内的区域。Mesoamerican: 中美洲人。——译者注

织斗篷、裙子,制作陶器,这些陶器上的几何图形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安第斯邻人的类似。

- 6 有些文化群体语言类型相同,但大部分迪亚吉塔人的语言与安第斯高地的艾马拉人(Aymara)和克丘亚人(Quechua)不同。迪亚吉塔人建造小小的石头谷仓。他们在河流和小溪上建水坝,把洪水引向沼泽似的洼地,在周围种植谷物,特别是玉米。他们种植的主要谷物源于今天的墨西哥,在公元前很多年就从秘鲁传到阿根廷西北部。西北部的古阿根廷人也捕猎火鸡和其他小野物,在溪水和河水中捕鱼,采集角豆树豆荚和仙人掌果作为补充食物。

在欧洲人入侵之前,尽管迪亚吉塔人是阿根廷西北部主要的部族,但这里丰富多样的文化同时共存。许多文化,如阿塔卡梅尼奥人(Atacameño)、乌马瓦卡人(Humahuaca)、奇查人(Chicha)和卢莱人(Lule)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印加帝国霸权的压力下,他们与迪亚吉塔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和平共处。

他们咀嚼古柯叶作为一种温和的兴奋剂,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标记。野角豆树的豆子被用来做一种能让人微醉的啤酒,在今天的安第斯地区仍然很流行的玉米奇查酒是这种酒的一个变体(奇查酒是一种安第斯农民喜爱的酒精饮料。传统上,妇女咀嚼角豆树的豆荚或玉米,用产生的唾液混合物发酵制作奇查酒)。

用美洲驼毛织就的长衫是男女的主要服装,不过女人的长衫长达脚踝。冬天,有毛绒披肩用来保暖。人人脚上穿着安第斯风格的拖鞋。尽管是农耕部族,男人们仍然陶醉于战士的身份。他们披着长发,头上装饰着羽毛和头饰带,作为战士身份的标志。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矛、弓箭、带石头尖的大棒以及平原猎人的特色武器——流星锤(bola)。

- 7 在迪亚吉塔人中,似乎没有印加帝国常见的世袭社会等级结构和社会分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像金银饰品那样的奢侈品。迪亚吉塔家庭组成有共同祖先的氏族部落。重要的部落首领可能有两个妻子(这是他们主要的财富标志),但是大多数男人只有一个妻子。由于没有组织良好的祭司,巫师掌管宗教庆祝活动,并把民间医药一代一代传下

去。迪亚吉塔人一直是政治权力比较分散的农耕部族,其中小村社的首领卡西克(cacique)通常行使的政治权力不大,尽管几个卡西克可以联合起来形成非正式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一个西班牙人证实说:“人尽皆知的是,凡是有卡西克的村子,都不会受另一个卡西克或村落的支配。”(Steward 1946, II: 683)

大部分首领从他们的父亲或叔叔那里继承了领袖身份,并在作战中以自己的勇敢来确认领袖地位,从而树立绝对政治权威。否则,在部族中由老人组成的议事会将分享决定权;如果首领在战斗中表现得怯懦,很快会完全丧失权威。迪亚吉塔人政治权力的分散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大谷地都有几个部族居住,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紧张。他们在重要的山口建造堡垒,争夺有限的资源,这成为以后几千年发展的一个特征。帝国联盟的存在或许还是缓和了迪亚吉塔人不同氏族之间的竞争,尽管阿根廷西北部各河谷间狭窄的通道上到处存在的石墙生动地证实了这些农耕部族间存在薄弱的政治关系。

阿根廷西北部加入印加帝国的时间很晚。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归顺了印加国王托帕·印加(Topa Inca)(1471—1493),但是印加的影响并没有穿过科尔多瓦(Córdoba)山脉到达潘帕斯平原或经过大查科到达今天的巴拉圭。有些迪亚吉塔部落的首长逐渐听得懂印加人的克丘亚语(Quechua),但在这个相对贫穷的农耕部族里,印加帝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面,这里的迪亚吉塔人居住在今天智利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向南到今天的圣地亚哥城所在地。他们也归顺了印加帝国。但是再往南,阿劳坎人(Araucanian)——另一个部族和语言都不同的农耕部族,抵抗古秘鲁人。这些部落——维利切人(Huilliche)、皮昆切人(Picunche),特别是马普切人——以后在阿根廷也变得重要,与其他剩余的印第安部落在潘帕斯平原联手抵御西班牙人。

### 马普切人

马普切人居住在现今智利的南部。在漫长的由狩猎向农耕转变的

8 过程中,他们受益于迪亚吉塔人在农业上的突破。马普切人逐渐开始种植玉米、马铃薯和辣椒——每种植物都适应了智利南部沿岸温带森林和谷地的气候自然条件。他们捕猎动物和鱼来补充食物,从而能够过上一种相对稳定的村社生活。马普切人的神代表着自然界的力量和丰收,巫师向神供奉食物和家养的美洲驼。戴着面具的舞者避邪驱魔。他们只有石器工具,采伐木材建造房屋、美洲驼及羊驼的畜栏和防护围栏。这些人偶尔会袭击邻近的村落,尽管这些被袭击的对象可能和他们属同一文化和语族。

当 15 世纪托帕·印加的征服推进到智利中央河谷一带时,马普切人的堡垒和为独立而战对他们帮助很大。外部的危险足以使这些好竞争的智利南部人联合起来,有效地保卫自己的领土。通常首领对附庸(subject)或战士没有多少控制力,这一点与迪亚吉塔人政治权力分散的制度很相像。然而,为了抵挡印加军队,马普切人推选了战时首领,联合组成更大的作战军队,动员广大的战士。就是这些马普切人,后来积极地、有效地维护自治,抵御欧洲人的征服,不屈服于独立的国家智利这个外部的权威,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在长期的抵抗过程中,马普切人学会了他们的欧洲敌人的作战技巧,甚至越过安第斯山脉,把防卫扩大到巴塔哥尼亚高原和潘帕斯平原,这些内容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讲述。

#### 瓜拉尼人(Guaraní)

在迪亚吉塔人领地的东面,越过大查科,是另一个农耕战士部族——瓜拉尼人的家园。瓜拉尼人因帮助欧洲人而非抵抗他们的侵略而闻名,其起源和生存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他们对欧洲人的反应。

9 瓜拉尼人占据着现今乌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东北部的亚热带森林。他们很可能是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从巴西的亚马孙盆地迁徙而来,驱赶和边缘化了这里的土著居民。森林和河边的瓜拉尼人形成了建立在狩猎、捕鱼和刀耕火种基础上的文明。他们砍伐树木、烧掉草丛,种植、收割谷物几年后,就换一个地方,让森林能休养生息,恢复土壤的肥力。

耕种由妇女承担,她们种植玉米、豆类、甘薯、花生、南瓜和木薯。

森林生活模式与迪亚吉塔人的安第斯模式不同。瓜拉尼人的大家庭一起生活在很大的、长排茅草屋里。在一个重要首领的家里可能生活着多达 50 个家庭成员。他们睡在吊床上,吊床挂在支撑茅屋房顶的木杆上。木头围栏把一个有二三十座长排茅屋的村落围起来,这提醒人们:土著人之间为资源和土地曾经进行过不断的竞争。在冬季,他们用羽毛和兽皮做成的衣服来抵御严寒;在夏季,无论男女习惯全裸着干活。西班牙人后来把这种随意的穿衣风格误认为是淫荡的表现。

瓜拉尼人与美洲其他土著人很相像,他们严格遵守性别分工。除了在地里干活,妇女还要准备食物、养育孩子、制作陶器、编织篮筐。瓜拉尼妇女还制作奇查饮料,在煮和发酵以前,她们用自己的唾液浸泡。男人训练作为战士的技能,并从事打猎和捕鱼以补充食物。瓜拉尼男孩从小就佩戴弓箭,把打猎作为提高作战技能的手段。部落首领和有成就的战士实行多妻制,与几个妻子组成庞大的家庭。然而,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妻子。尽管允许妇女离开虐待和忽略她的丈夫,但如果被发现通奸,妇女就要面临死亡。

与他们巴西的表亲一样,瓜拉尼人在宗教信仰上是泛神主义的。他们把自然力,如太阳、天空、雷、闪电和雨看作神,诸神以动物的形象出现,特别是鸟类。这对森林印第安人来说,有神圣的含义。巫师召唤神灵带来爱、胜利和丰收。他们用供奉、祭祀舞蹈、颂歌和符咒来抵御宇宙中的黑暗力量。

在政治上,瓜拉尼在自己的土地上保持着分散的政治单位。每个部落住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在这个范围内捕鱼、打猎、进行刀耕火种。各部落之间的争斗并不罕见。偷袭和偷窃是生存的一部分,战士和巫师、首领共享政治权威。他们用弓、蘸了毒液的箭、木棒和矛作为打猎和袭击的武器。瓜拉尼人的首领及其追随者之间的差别不是因为财产的多寡,因为像迪亚吉塔人那里一样,热带农业的收成也很低,剩余产品不多。世袭首领和巫师的确比普通人有一些物质上的优势,但主要差异是他们有几个妻子,每个妻子都代表着田里的劳动力和个人服务。



这些农耕部落或多或少算是长期的定居点,使瓜拉尼人容易成为河岸地区水上生活的部族和大查科地区的游牧部族偷袭和掠夺的目标。这种充满危险的生活解释了为什么在遇到似乎有神奇武器的西班牙战士后,瓜拉尼人选择与他们结盟来抵御传统的对手。

## 南部的猎人

与瓜拉尼人不同,在从大查科经过科尔多瓦丘陵和潘帕斯平原到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广大地区生活着许多游牧部落和采集部落,他们既不顺从印加人也不顺从入侵的欧洲人。他们彼此之间不是固定的征服目标,对印加军队和西班牙冒险家来说更是如此。

后来,西班牙人把大查科的广大土地看作是“一个沙漠”,只是为了与更重要的欧洲文明的中心联系才在一些狭长的地带定居。欧洲人对与瓜拉尼人的军事和家族联盟以及剥夺迪亚吉塔人微薄的剩余产品感到惬意;但是对这些被他们看作南部猎人的“贫穷者”来说,西班牙人没有任何用处。好战的游牧部落也不容忍他们反抗了三个多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

阿根廷南部的狩猎部落与北部和西部的农耕部落不同,他们不积累剩余产品。他们以分散的流动部落四处游荡,只有很弱的政治领袖,部族之间不断地因争夺猎场的控制权而战斗,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艰难地生存。由于他们逐猎物和季节而居,这些部落住在狭小的、由八到十个帐篷组成的临时营地,这些帐篷是圆形的,覆盖着兽皮。这些南部的狩猎部落把战争美化为生存的需要,他们喜欢以闪电袭击捕食敌人。部落首领与议事会分享决策的责任,巫师专司供奉和影响各种神灵。巫师懂得使用草药,举行泛神崇拜的仪式并以此解释自然界的反复无常。

12

在数不清的小狩猎部落中,有几个(并非所有的)在文化上和语言上存在相互关联,但是由于缺乏大规模的领土或政治组织,结果没有哪个部落(或外部帝国势力)能够征服其他部落,推行统一的信仰和语言。每个狩猎部落都是独立的,并且与其他的土著狩猎部落相对抗。尽管



19 世纪的一幅绘画，描绘阿根廷大查科地区的一群印第安人。(Leon Pallière, 1858)

部族之间存有敌意和语言差异,可南美洲的狩猎—采集部落之间还是有贸易往来,也相互交流实践知识。他们独立和自治的秘密在于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政治权力的分散。这些狩猎的印第安人,即使生活贫穷,也要追求生命的辉煌和个人主义。

### 大查科的印第安人

主要的南部狩猎部落最早居住在大查科地区,即玻利维亚安第斯山、巴西山地、沿上巴拉圭河延伸的岩石山和阿根廷科尔多瓦山脉之间的大片洼地。大查科不是一个有利于耕种的地区。在雨季,无数的沼泽和洪水蔓延到周围的草地,在土地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盐壳。在其他季节,无情的骄阳晒干了植被,只有大查科东边厚厚的热带林地能够幸免。不计其数的不同文化和语言的部族在这片植被稀疏的土地上争夺生存空间。在欧洲人到来时,查科各部族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

从对印加文化的研究可以得知,来自大查科的部族到这个安第斯帝国的边境村落进行易货贸易,他们用兽皮、鸵鸟毛和白鹭羽毛交换金、银和铜饰品。通过贸易,这些安第斯产品向东、向南进入潘帕斯平原的狩猎部落。大查科地区很少有印第安人种植谷物,但瓜纳人(Guaná)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种植根类作物,特别是木薯,还种植烟草。瓜纳人把烟叶晒干、碾碎成粗粉,用管来吸(看起来,查科地区很少有印第安人像他们的安第斯邻居那样咀嚼古柯叶)。被玛雅人征服后,瓜纳人村社必须向他们的征服者进贡烟草。作为回报,他们得到玛雅人的保护以免受其他部落的劫掠。

大查科有七个主要的和无数个小的文化和语言部族,每一个都保持着一些宗教仪式,这些仪式往往表现了他们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男女青年经过某种成人仪式后就开始完全参与村社事务。像所有其他的土著部族一样,大查科地区的印第安人是多神教的。善恶神灵无处不在,在自然界中,在动物身上,在天空里。因此,为了安抚恶灵并给营地带来好运,巫师不得不反复念咒并带领族人跳舞。在治病过程中,巫师懂得草药知识并且掌握念咒技艺,这确立了男性巫师、有时是女巫师的权威。

14

大查科的每个氏族内都有性别分工：男人从事强壮的战士工作，女人扮演操持家务和生殖的角色。女人搭建临时住所、编织篮筐、制作粗陶。大多数男人普遍实行单配偶制，只有首领会不止有一个妻子。战士们通过猎取鹿、西貘、獾、美洲豹、海狸鼠等锻炼自己的作战技艺。男孩习惯于用弓箭捕鱼。除了抽烟草，所有的部落都喝奇查酒。

与其他游牧部族一样，典型的 50—100 人组成的查科狩猎部落集体作出重大决定。首领只是执行部落成年男性作出的集体决定。尽管个人试图尽可能地与自然保持一致，但这些游牧部族内部从未和平、和谐。季节的变化会带来猎物的多寡变化，甚至最小的降雨量变化都会使他们面临盛宴或饥荒。这些因素把这些小部落长期置于扩大生存空间、袭击、与邻近部落开战的压力之下。例如，住在巴拉圭河上游的帕亚瓜人(Payaguá)特别擅于驾驭独木舟，他们以此捕鱼、打猎、偷袭下游瓜拉尼人的长排屋。

最早从事查科地区狩猎部落研究的欧洲人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记录了口述史，讲述部落间武装争斗如何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首领召集他的战士为一个死去的亲属复仇时，战士们选出一个年轻的首领导对邻近营地的偷袭，偷袭的最佳时机是在凌晨。战士们杀死他们的对手，有时割下头颅作为战利品，随后把头盖骨做成酒杯。敌对行动很频繁，但尚未达到一个部落灭绝另一个部落的地步。遇到一些伤亡后，查科的偷袭者通常会撤退，并尽可能地把抓来的妇女和儿童带到自己的部落，不断的偷袭使得这些部落或者攫取对手的土地，或者撤退到边缘地带。这些游牧狩猎部落愿意住在祖先墓地的附近，但是过些时候，他们就被迫迁移，相互调整。资源的贫乏使西班牙人很失望，而与这些狩猎部族的早期冲突遭遇失败后，300 多年里，他们选择避开大查科地区。

### 查鲁亚人(The Charrúa)

另一个早期与欧洲人有敌对关系的南部主要狩猎部族是查鲁亚人。他们由五个不同的部落组成，所有的部落在语言上有相通之处，都